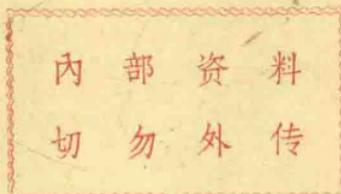


党史资料丛书

湘赣革命根据地

(回忆录)

(二)



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目 录

省

湘赣第三次党代会前后	王恩茂(1)
回忆吉水的分田斗争	胡鸿亮(5)
安福苏区群众和地方武装在反“围剿”中	刘道华(9)
红六军诞生和发展略历	谭家述(22)
九度冲战斗	帅 荣(31)
痛击安村番	凌世台(38)
湘赣苏区武装的发展和“围剿”	江子炎(41)
突围前夕	彭汉元(48)
二离湘赣根据地	徐国贤(56)
五佛岭战斗	胡庚生(65)
忆崇市战斗和艰苦转移	龙 许(71)
忆河西教导队的学习生活	帅 荣(76)
长庆之战	王位农(81)
湘赣苏区的点滴回忆	李 贞(84)
战斗在湘赣	袁任远(91)
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顾	肖 克(110)
忆红八军攻打官田	曾国藩 ^等 许成生(125)
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忆	周仁杰(130)
忆红六军团西征前的两次战斗	周仁杰(146)
回忆湘赣红军	肖 克(168)
从广西到江西	张善逸(189)
突围前夕	左 齐(194)

湘赣第三次党代会前后

王恩茂

湘赣苏区建立之后，一共召开过三次党代会。第一次党代会是1931年11月在莲花县的花塘村正式召开的，大会合并了赣西、湘东南两个分委，正式成立了湘赣省委。第二次党代会是第二年的11月于永新县城召开的。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，开得很隆重。各县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都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和对联、礼品。红十七师还向大会赠送了战利品。永新县苏维埃政府给大会送了一面锦旗。

湘赣省的第三次党代会，是1933年11月在永新城内召开的。那时我是任弼时同志的秘书。因此，在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后的所见所闻，我还有一定的印象。

第三次党代会与前两次党代会大不同。党内斗争激烈，改组了前省委，成立了新省委。在这以前，王首道同志任省委书记。湘赣苏区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和发展。因为自成立省委以后，重新分配了土地，红军和地方武装又打了好几次胜仗，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苏区中央局是“左”倾错误统治着，因此下面的各项工作，难免要受到干扰和影响。湘赣苏区“左”的表现，主要是在肃反的问题上，打击的人太多了，而且大部分是好同志。在分配土地方面也有过“左”，搞驱逐豪绅地主出境的运动。但是，还

特别是刘士杰等人，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很有意见，认为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对袁德生、刘其凡等人有同情心，是肃反不坚决的“右”倾机会主义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中央说袁德生、刘其凡是“AB团”分子，是反革命，要抓起来；而省委没有执行中央这个指示，认为袁德生是个好同志，不可能是“AB团”反革命分子。当省委派刘士杰去中央汇报时，他不如实向中央局汇报，刘士杰这个人，品质不好，最后终于叛变了。他是在湘赣第二次党代会上提拔为省委委员并负责工会工作的。当他在中央局歪曲事实，告了省委的状后，苏区中央局也认为湘赣省委是“右”倾机会主义，没有执行党的进攻路线。在这个时候，蔡会文也到过苏区中央局汇报湘赣省“右”倾。苏区中央局本来是“左”倾错误领导，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，更认为湘赣省委有彻底改组之必要。因此，1933年初，中央局对湘赣省委作出了一个决议，要改组省委，要撤王首道同志的职，任刘士杰为书记。过了二、三个月，中央派吴德峰同志和后来叛变投敌的陈洪时一起到了永新。刘士杰当时还在苏区中央局返回湘赣，在刘士杰没到职之前，中央局特命陈洪时代理书记，主持省委工作。他们一来就对王首道同志进行批判。张启龙也是他们来了以后批判的。不久，又把省苏主席袁健生，莲花的陈精进、茶陵的曾毅之等领导干部提起来。在任弼时同志未到湘赣之前，我在省委秘书科（也叫“技术科”）工作。任弼时同志五月份来到湘赣后，我就在他身边作秘书工作，刘士杰也是这个时候回到湘赣的。

在中央局决定改组湘赣省委之后，到任弼时同志到来之前，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又大搞起来。说是根据中央指示，要“大批右倾机会主义”。批了王首道，又批张启龙，又批张平化，就连我们这些不大的干部也成为批判对象。搞得人人自危，空气紧张。当任弼时同志来到湘赣之后，很多人寄希望于新的领导人身上。有的写材料，有的向任弼时同志当面谈情况、汇报思想。任弼时同志天天忙于了解情况，接待同志的来信来访，很注意倾听下情，讲求实际。

任弼时同志于1933年11月在永新城召开了湘赣省的第三次党代会。第三次党代会是在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，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“围剿”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形势下召开的。到会代表比前两次都多，有三百余人。由任弼时同志主持会议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粉碎国民党的“围剿”，提出了党的目前紧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五次“围剿”，开展查田运动，改组省委，正式成立新省委。会上正式选举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。会议还作出决议，号召进一步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。

会议期间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进一步批判了王首道同志；张启龙同志也被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批斗。在会上，刘士杰发言批判王首道最凶。会后，王首道同志作为特派员去永新的南阳区（现在的龙源口、洋中公社一带）工作，张启龙同志则被放到象形的省劳动感化院去了。

第三次党代会以后，湘赣省全力以赴地开展反“围剿”的准备工作。在反“围剿”的过程中，湘赣省委领导广大军民也取得了几个战斗的胜利，如沙市战斗、梅花山战斗等。但是，由于第三次党代会还是处在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之下，无法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兵力击退敌人的进攻。于是在1934年8月，湘赣红军不得不突围西征。

吉水县的分田斗争

胡鹤亮

土地革命以前，我们吉水县的人口 75 万左右，有耕地 40 多万亩。然而 70% 以上的土地操纵在占人口不到 10% 的地主富农手中，而 90% 的贫苦农民只掌握不到 30% 的土地。贫苦农民不能不依附地主豪绅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地主残酷的地租剥削，加上国民党县政府以及军阀的各种苛捐杂税，使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活路了。于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爆发，广大工农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，组织农会，实行减租减息，同地主豪绅进行坚决斗争。这场革命强烈地冲击着几千年的宗法思想，动摇了军阀和地主阶级的统治。但由于蒋介石、汪精卫的叛变，党内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，没多久大革命就失败了。吉水县共产党的组织被搞垮，许多党员和革命的先进分子遭屠杀，吉水十几万农民又被推进了火坑。但是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，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锻炼和考验，当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，全县农民在吉水县委领导下，举行武装大暴动，又一次推翻了反动势力的统治。

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，1930 年 1 月，当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，便开始了第一次分田运动，仁寿区和同登区以

乡的单位，按人口平分土地，实行以原耕为基准，抽多补少的原则。这次分田没有巩固多久，敌人就来了。我们区的党、政、武装组织一部分转移到水南，一部分转移到塔口山里一带了，那时吉水县河东办事处在水南，现在河东办事处任秘书。白沙、冠山、水南一带属公略县管辖。1931年我调公略县政府任总务秘书。这一年九、十月间，各区又重新分了田，这次分田从时间上，范围上比起前次分田要深刻得多。真正作为一个运动大张旗鼓地搞，其方法大体上分如下几步：

第一、成立分田机构。具体领导和办理分田运动中的各种事务。县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土地部，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土地科，村设立了土地委员。平分土地的时候，村里又组织了分田委员会，具体担负分田第一线的工作。分田委员会一般由三至五人组成，一般是乡或村苏维埃政府主席、秘书（或文书）和土地科长（或土地委员）参加。

第二步：组织干部学习党的有关分田的各种文件，掌握政策；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平分土地的革命意义和布置分田的具体办法，并且当众焚毁地主豪绅交给苏维埃政府的田契和债据。

这时，县、区土地部还派人到乡、村帮助分田委员会工作。

第三，普查土地和人口，划分土地等级。这时，乡、村分田委员会的同志要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登记。然后计算出本乡、本村的

土地总数、人口总数和土地分级情况。

分田原则基本以原耕为基础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。原耕数多于分配数的，先交苏维埃政府，然后补给那些原耕数少于分配数的。这次分田，有的地方按土地面积（即“几石谷田”）平分；有的地方按常年收获量（即“几担谷田”）平分。

第四步：公布分田的结果。分田方案提出后，先召开干部会议研究，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通过，最后出榜公布各户各人分田的数量。

第五步：插牌，造册登记。由分田委员会做好竹牌或木牌，印好分田登记的表格和册子，并在牌子上写出姓名，亩数（一般写“担”数或“石”数），然后带耕户到实地插牌落实，最后把农民分的田，造册登记，交苏维埃政府保存，以备查考。

经过这次分配土地，全县土地所有权基本全部收归农民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但由于缺立经验，实际工作中有些问题处理不好。例如有的地主、富农混入到苏维埃政府里，分田被他们操纵了，结果好田留下来了，差田分给了贫苦农民，正因为这样，根据省苏指示，在1932年至1933年吉水永丰一帮，又开展查田运动。查田运动有些地方虽然搞得过左一些，但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。

通过打土豪分田地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。

群众参军参战，拥军支前十分活跃。吉水县二找期间参加红军（包括地方武装）的青年有1万2千多人，仅1930年红军攻打吉安，全县参加一方面军的有二千二三百人。红军在吉水附近跟敌人打仗，吉水的群众都自动组织运输队，担架队，救护队，慰劳队，与红军配合作战。在粉碎敌人一、二、三、四次围剿中，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安福县苏区群众和地方武装在反“围剿”中

刘道华

湘赣苏区时期，中共安福县委在湘赣省委的领导下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努力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依靠自己的武装有力地打击和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，壮大了自己的武装，同时，还主动地，有效地配合主力红军，粉碎了敌人的多次“围剿”，保卫和巩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。地方武装在不断发展的同时，还不断地为主力红军输送人员，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1931年2月，我任安福县红色独立第五营第四连指导员，到1934年2月，先后任过中共安福上城区委书书记、县委委员，代理独立五营长等职。过去动员群众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的情况，至今记忆犹新，现叙述如下：

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一切为了反“围剿”。

（一）苏区群众是在党团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进行工作。党团员动员起来了，一个乡的群众都能积极行动起来，完成任务。它的特点：首先是党团员的示范作用。其次是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一致性。再其次是群众互相监督。动员群众、组织群众的参战工作，由县苏维埃军事部领导，乡有赤卫队，和少先队的组织，村有分队部组织。平时按班集中，战时按队集中。平时按班集中中的赤卫队，负责传递信和侦察。

察工作，并配有鸟铳、马刀、梭标。少先队轮流放哨。战时集中的赤卫队分为民工、民兵。少先队配合地方武装参战，不论是在公路上和小路上，每村都有二个哨。侦探工作每个乡不论是平时战时，都要向上汇报。妇女也按年令编入儿童团的组织，平时监督地富分子和不法分子。

(二)。党所领导的苏区群众的拥军优属工作，是出于群众自愿。军属所有田土的收获，比其它群众都要多收。其主要原因是：一、军属分的多是好田，二、是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。每一个星期六，由党支部员带头，分班动员群众，帮军属义务劳动。如帮助收割牛农具等，收割禾自带割禾工具等，并且保证军属的田地先收割，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。

(三)。党所领导的宣传工作，是可各种类型。如群众会、利用夜间，以村为单位，召开中心工作和时事宣传会。都得到群众的支持。全县轮流召开一个乡的宣传工作会。(参加群众会的群众少了)。这样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贯彻到群众中去，并且能及时听取群众反映，发现问题使乡干部能及时改正错误。除了群众会宣传以外，乡还组织宣传队，挨户宣传，田间宣传，在公路两旁的大树刻写标语，用木牌或竹片写标语，(并用桐油刷好)放在河里往白区飘，利用墙壁写二尺高的大字标语，画各种漫画，进行瓦解敌军，扩大红军的影响。

(四)。组织群众武装。由县军事部统一短期培训，培养骨干分

子，乡村的骨干分子都脱产。以乡为单位每月检阅一次，以村为单位每星期演习一次，乡按村竞赛评比。以区为单位三个月进行一次检阅，同样进行评比。以县为单位半年一次检阅，由独立营长主持。按区所入选的模范队出席县，又由县评出甲、乙、丙、丁等模范。评比内容：1. 纪律，2. 战术，3. 赛跑。

(五)。关心群众生活，列入党委日常主要工作之一。反动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控制很严，为了领导群众进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，采取了下列措施：

第一，当时苏区群众日常生活所缺少的物资最重要的是盐，其次是药，再次是布。前二项除地方武装带领所组织起来的少先队到白区解决一部分外，再就是利用赤白交界的群众，或白区地下党贩运进苏区，后一项发展棉田来解决。

第二，苏区所有的农付产品，由县统一控制。每一个乡设有合作商店，村有分店。平时有酒有肉有豆付豆芽等菜卖，并且很便宜，比白区群众生活好几倍。这样白区群众用盐用药用布到苏区换回这些东西，否则不~~给~~给白区群众。

第三，为了便利群众的生产，乡村合作商店经常有货郎担下乡卖货，使乡村之间互相调剂。每一个月乡村合作商店公布一次帐。

第四，利用付在加工的商品与赤白交界群众订立合同，货物经常夜间运到赤白交界的地方，不是贸易货，便是先款后货。就这样来改

善群众的生活。

(六)。战时整壁清野工作。凡公路两旁5华里至10华里的村庄，都必须：

第一，当每次环境恶劣时，依靠和组织群众，将所有的谷米埋藏地洞（灰屋里面，猪栏底下，夹墙内等）。

第二，每户将所用的饭锅，菜锅沉在塘中，所有的粉子集中派人看管，大小猪搬入后方。

第三，老弱群众由村长带领至后方，并派有赤卫队负责日常生活，其余少先队。赤卫队一律以乡为单位，集中等待地方武装命令行动，使敌人进苏区后看不到一个群众，找不到一颗粮食。

(七)。组织群众，进行慰劳红军工作。不论是在那一次战斗中，红军战士都受到群众慰劳队的慰劳。县区苏维埃政府送来猪肉，鸡、鸭等。有时红军战士生病，群众便帮助买药熬药。红军消灭庄稼以后，由县组织群众欢送归队。当红军驻扎或过境时，所在乡即派人送茶送水，背禾草。当时慰劳队共分三种：1.歌舞队；2.洗衣队；3.补衣队。每一个村都有这样的组织，并指定党团员分别负责领导。

(八)。配合反“围剿”几次主要战斗经过

1. 东溪村战斗（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围攻武夷退下之敌）

1931年11月，敌郭华宗一个团和安福反动地方武装一个队，从永新埠田溃退下来，至安福苏区白文乡所属东溪村。

当敌人进至该村之前，我武装侦察和群众不断向独立营报告。此时，独立营正在准备向白区游击，接到报告后，独立营即改变计划，准备伏击追杀之敌。决定把兵力埋伏在离东溪村一华里的江背丘陵地区的小路两边。另外，在正面也布置了兵力。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，即鸣枪集合，排成八个人一横排向我进攻。还未进入我军封锁线，敌人就无目标地乱打枪。隔一刻，敌人即向公路前进，与我军正面发生战斗。当时，敌人企图过去逃跑，正在公路左边石灵庙埋伏的我独立营第四连，即从敌人背后猛冲，随之公路右边乐上岭所埋伏的我军，亦投入战斗，敌人被我两面夹击，经20分钟激战，大部被歼。四连王胜同志、三连五、二两个班长，各缴步枪4条，是役击毙敌传令兵，号兵各1名，连排长各1名，打死敌士兵7名，俘敌100余名，其中连排长各1名，缴获花机关枪1挺，短枪5支，马枪3支，步枪4支，军马一匹。该村少先队刘琴同志，追赶逃兵，缴获步枪2支，群众也缴获2支枪，捉了5个俘虏。地主武装未进入阵地，因他们对地形熟悉，当听到枪声，就从侧边逃出苏区。这是敌人进入安福苏区受到的第一次打击。

2. 深入敌营营救同志

吉安等地因遭受敌人进攻，被敌俘去革命工作人员53人，其中除了吉安县苏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外，还有湘赣省级机关帮助工作的干部。1932年8月，湘赣省军区命令安福独立五营配合吉安独立六

营抢救这批干部。独立五营担任深入蒙古区抢救干部的任务，由独立六营派四个响导，独立六营负责警戒三心河的敌人行动。

敌人驻扎在南岗口，离永阳镇5华里，河水 在永阳镇的南岗口分成二个支流，一条从左流经三都圩至吉安，另一条是直流指阳渡，（属中央苏区所辖）。南岗口有百多户居民，有一条小街，几个学校，几栋祠堂，还有10多棵古树，并有几口水塘。我军进攻路线由永阳过渡，再过大桥，才能到南岗口，但木桥已有敌军警戒，于是我们改从永阳过渡，再从左侧木桥的上游泅水过河。营政委唐德易命令我连拂晓到达敌驻地。我连按命令到达，全营亦已随之渡河（只留一个排在对河戒备）。我连由王连长带领一个排向敌人狗押干部的驻地前进。木桥上的敌哨兵发现我军渡河，即鸣枪报警。南岗口驻有敌保安团一个连，一个挨户团，敌人发现我只一个排的兵力，就将全连集中在祠堂内，伺机消灭我们这个排。我所带领的二个排，即迅速出现在祠堂对面，另一个连兵力在南岗口对岸埋伏，营部和一个连进了南岗口，在10多棵大樟树下埋伏。敌哨兵虽鸣枪报警，但未见敌人行动。片刻，我前面这个排与看守革命工作人员的一个班敌兵发生战斗，祠堂内的敌人突然开门冲出，向我军射击，待敌人稍停时，营部即吹冲锋号，三面包围敌人，我独立营全部投入战斗。我带领二个排在正面射击，营部这个连冲锋后，于敌形成短兵相接，大部分敌人在祠堂外坪里被解决了，这一战斗很快结束了。

我连九班胡班长在与兵相接时，用一把马刀劈死敌连排长各1人，不防被身后的一个敌人刺死。唐德勇政委指挥的2支冲锋枪，遭受敌人一个排的攻击，结果还是把敌人打垮了。是役缴获步枪36支，短枪2支，马枪4支和一部分子弹，击毙。击伤敌人约70多名。我军亦牺牲5人，负伤7人。营救干部的那个排，亦缴获2支枪，迅速地打开牢房，救出了这批干部。南岗口离三都圩的敌人只有1华里，为了防止敌人增援，我们便紧急集合，马上过河。我们刚渡过河，敌人援兵已到，幸有独立六营的阻击，我军安全退回到苏区腹地，宿营于松山树林里。

3. 保卫泰山区

1932年11月，敌五十二师进驻安福苏区金田村，安福县城的地主武装靖卫团，企图骚扰安福苏区的后方泰山区。泰山区有伤病员和储藏的物资，又有被俘的敌军。为保卫泰山区，我连奉令先一个晚上到达。敌人到达后，一个连队和地主武装已集中在贯田，离安福县苏维埃所在地——洋溪30华里，离泰山区有25华里。敌人不向洋溪进攻，反而连夜向泰山区进攻。敌人分二路前来，一路向左包围，一路直向正面进攻，正面进攻的敌人有二个连和一部分地主武装。我连得到苏区群众的报告，就埋伏在正面一个青石山的缺口，天刚亮不久，敌人就到了泰山区，待一部分敌人进了我军的伏击圈，战士们猛烈射击，敌人前面的队伍乱成一团，进退不得，都被我军击毙，后续